

## 厚描简·奥斯汀作品中十八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女性教育

李永霞<sup>1</sup>, 彭建明<sup>2</sup>

<sup>1</sup>兰州城市学院外国语学院 甘肃兰州

<sup>2</sup>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甘肃兰州

**【摘要】**本文运用新历史主义厚描阐释法, 细读简·奥斯汀的六部作品, 结合史料和奥斯汀个人的经历, 重构 18 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女性的教育目的、形式和内容。在男性统治的 18 世纪英国, 中产阶级女性主要的出路是婚姻, 她们接受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成就体面的婚姻。在这样的教育观下, 女性通过家庭教育或寄宿学校教育, 学习读、写、计算、针线活、法语、音乐、绘画、诗歌等。但是, 她们所学的一切像她们的服饰一样都只是装饰品, 供她们在婚姻市场上展示, 吸引恰当的结婚对象, 一旦婚姻的目的达到之后所学的一切就被束之高阁。因此, 18 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女性教育的实质是“为社会而非为女性自己, 为展现而非为实用, 为一时而非为永久”。

**【关键词】**厚描; 奥斯汀; 18 世纪英国; 中产阶级女性教育

**【收稿日期】**2024 年 8 月 17 日 **【出刊日期】**2024 年 9 月 29 日 **【DOI】**10.12208/j.ije.20240061

### A thick description of English middle-class women's education in 18<sup>th</sup> century through Jane Austen's works

Yongxia Li<sup>1</sup>, Jianming Peng<sup>2</sup>

<sup>1</sup>Lanzhou City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sup>2</sup>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Abstract】** With a thick description, a critical method used by New Historicists, this paper aims to reconstruct women's education through a detailed analysis of Austen's works, with the help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Austen's personal experiences. In 18<sup>th</sup> century England, a men-dominant society, middle-class women were expected to be “good wife, good mother” and the only way out for them is marriage. As a result, the purpose for women's education was husband-hunting and a decent marriage. Since they were supposed to devote their whole life to family, middle-class women at that time was mainly educated at home, with some of them educated in boarding school. They learnt to read and write, needlework, French, music, painting and poetry, etc. However, what they learnt, like their dresses, was an ornament to show in the marriage market and to attract a decent husband. After wedding ceremony, most things that women had learnt turned useless, thus, left far behind. Therefore, the essence of English middle-class women's education in 18<sup>th</sup> century was that “for the world and not for themselves, for show and not for use, for time and not for eternity”.

**【Keywords】** Thick description; Austen; 18<sup>th</sup> Century England; Middle-class Women's Education

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蒙特洛斯在《塑造权力：英格兰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与历史》（1995）一书中提出了“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即一切文本都具有特定的文化性和社会性，同时文本又是了解和阐释历史的媒介。在文化诗学研究者看来，“文学文本是各种社会力量交汇的场所。一方面，文学是在社会历史语境中形成的；另一方面，文学自身也对这种社会历史建构起着重要的作用。文学与历史具有‘互文性’，

两者的关系表现为一种循环互动的过程”<sup>[1]</sup>。因此新历史主义使得文学研究不再是纯文学研究，而是将历史视角和理论植入文学研究，从历史的角度研究文学，以文学阐释历史。新历史主义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兴起以来，已被学界广泛接受并应用。

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主要采用边缘化批评策略、厚描阐释法和打通文本界限的批评策略。其中厚描阐释法是以格林布拉特为代表的历史主义者所推崇的

作者简介：李永霞（1973-）女，汉族，兰州城市学院，副教授，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方向：英国文学。

彭建明（1973-）男，汉族，西北师范大学，讲师，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方向：文学翻译。

文学批评策略。厚描最初是人类学家格尔兹等人论述人类文化属性形成过程提出的术语,其意义是通过细致分析寻常的话语或动作,找出其背后的多层次的社会内涵和意义。格林布拉特等新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是由细节组成的,因此,文学批评中应当关注文本的细节,通过细读研究文本所蕴含的社会意识,旁征博引,再现历史。并且,新历史主义批评“并不是将文学文本作为一个自足的单元与某个前文本的起源联系起来,而是将文学作品与不同领域里的其它文本联系起来”<sup>[2]</sup>。此外,格林布拉特还指出“文学阐释,尤其是在阐释文学作品所可能包含的历史意识时,也必须将文学作品纳入某种特定历史时期的生活范式之中,而这种生活范式是一种超越作品、却能赋予作品以完整意义的集体性经验”<sup>[3]</sup>。所以新历史主义者认为运用厚描阐释法研究文本时,不仅需要细读文本,还需要联系其他领域的文本,所阐释出的历史意识或经验应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

本文运用新历史主义厚描阐释法,细读简·奥斯汀的六部作品,结合史料和奥斯汀个人的经历,重构18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女性的教育状况。

### 1 以婚姻为目的的女性教育

文学是在社会历史语境中形成的。奥斯汀生活的18世纪末是个动荡的时期: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和1789年法国革命相继爆发,英国的圈地运动和工业革命让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入到城市成为产业工人,新的社会阶级和社会形态正在形成。尽管这些重要的历史大事在奥斯汀的作品中看不到丝毫痕迹,但时代依然在她的创作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尤其是在18世纪中产阶级女性教育方面。

自15世纪取缔女修道院后,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英国女性基本上没有受教育的场所。直到17世纪后半页女性教育问题在笛福、洛克、艾迪生等作家、哲学家的关注下才被重视起来。但是这些作家、哲学家的关注并未让英国女性教育在18世纪取得突破性的改进。英国女性教育质的飞跃发生在19世纪后半页。18世纪英国女性教育主要是指中产阶级女性所接受的教育,并不包括大多数劳动阶层女性,劳动阶层的女性主要学习用以谋生的劳动技能,识文断字则与她们无关。纵观整个18世纪,尽管英国在文化、科技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男女关系、女性的地位以及社会对女性的认知未有改观,这对这个时期女性教育的目的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18世纪,英国社会仍然是男性统治的社会。男

性是社会的主体,对女性具有绝对的统治权。而女性则处于从属地位,依赖男性而生存。社会,包括女性自身,都认为女性在智力和能力上都低于男性,家庭是她们生活的中心。女性的主要职责就是传宗接代,照顾丈夫与子女,掌管家务。女性的美德是忍耐与顺从。汉娜·莫尔断言:“女性不善于像男性那样归纳概括她们的思想,她们的头脑也不具备像男人那样理解重大问题的能力”<sup>[4]</sup>。既然女性的智力不如男性,因此她们的生活范围只能局限于家庭。生活在这一时期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吉朋认为女性应该“把每一小时和每一天都贡献给丈夫、双亲、兄弟姐妹……在家庭各种关系的交往中,照顾他们的安逸和舒适”<sup>[4]</sup>。整个社会认为女性的社会职能就是“做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sup>[4]</sup>。在这样的社会认知下,中产阶级女性不外出工作,在经济上亦无法独立,未出嫁时依赖父母,出嫁后则依赖丈夫;如果不幸一辈子未嫁,则要依赖父母或兄弟。奥斯汀本人在父亲去世后,就一直在兄弟亨利的接济下生活。而且,未能嫁人的女子在社会上会被认为是“古怪,多余”<sup>[5]</sup>。因此,对于18世纪的英国中产阶级女性,婚姻是她们唯一的出路,决定着她们一生的命运。在《傲慢与偏见》中,奥斯汀写到:“一般财产不多,教养有素的青年女子,都是把结婚当作唯一的一条未雨绸缪的体面出路,不管如何心中无数,幸福难卜,结婚成家都是她们最可心合意的避风港,预防日后不至缺衣少食”<sup>[6]</sup>。想要获得体面地婚姻,女性就必须通过学习各种才艺来增加自己的魅力。所以她们接受教育的目的正如《英国女性历史介绍:1700-1850》(Women's History Britain, 1700-1850: an introduction)指出的:“将女性放置在婚姻市场最显眼的位置,让女性成为婚姻中恰当的装饰”<sup>[7]</sup>。汉娜·莫尔也认为当时的女性接受教育主要是为了“以婚姻来挣得财富;如果未能如愿,则训练自己成为婚姻市场上其他女性的老师:因此复制产生了大量肤浅的妻子和不合格、无知的家庭女教师”<sup>[4]</sup>。由此可见,在被认为智力低下,只适于在家做个好妻子,好母亲社会认知下,英国中产阶级女性教育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体面的婚姻。

纵览奥斯汀的六部小说,女主人公每天生活的核心就是参加各种宴会、舞会、牌局等交际活动,展现自己的才艺,吸引合适的结婚对象。结婚是这些女主人公的头等要务,为了在婚姻市场竞争得到一位如意郎君,所有的女主人公都要学会音乐、舞蹈、绘画等必要的交际才艺。因此,在六部作品中,所有的女人主人公在音乐、舞蹈、绘画上或精通擅长或略知一二。而这些以结

婚为目的的才艺在结婚后就被放置脑后, 束之高阁。

《爱玛》中, 埃尔顿夫人在与爱玛谈到音乐时说道:

一个结了婚的女人……她们倾向于放弃音乐。

……塞丽娜(埃尔顿夫人的姐姐)完全放弃了音乐, 再也不碰一碰钢琴, 可她弹得动听极了。杰弗里斯太太也是一样……, 还有米尔曼家两位小姐, 现在成了伯德太太和詹姆士·库珀太太, 多得简直不胜枚举”<sup>[9]</sup>。

《理智与情感》中的詹姆斯夫人的女儿夏洛特在嫁得如意郎君之后, 就将自己得意画作置于娘家, 再不触及。而小说中的已婚女性要么忙着嫁女儿或撮合他人的婚姻如贝内特夫人、詹宁斯夫人; 要么就像《曼斯菲尔德庄园》里的伯伦特夫人整日无所事事, 做些没用的针线活; 要么就一心扑在孩子身上, 一如《理智与情感》中的米尔顿夫人, 《爱玛》中爱玛的姐姐伊莎贝拉。小说的这些描写反映了当时普遍存在的女性教育观: 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在婚姻市场上展示, 吸引, 最终找到一个好丈夫, 一旦婚姻的目的达到, 所学的一切技艺就会抛之脑后。因此汉娜·莫尔指出以婚姻为目的的 18 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女性教育的实质是: “为社会而非为女性自己, 为展现而非为实用, 为一时而非永久”<sup>[4]</sup>。

## 2 以家庭教育为主, 寄宿学校为辅的教育形式

尽管在 14、15 世纪英国最早的文彻斯特公学和伊顿公学就已诞生, 但以培养好妻子、好母亲为目的的 18 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女性教育仍然以家庭教育为主。根据《英国女性历史介绍: 1700-1850》的统计, 60% 的中产阶级女性在家里接受教育。在当时的社会, 男性接受教育是为了有一份职业, 或从政或从事公共事务, 因此男性在十二岁时离开家去上公学, 之后上大学, 接受正规、完整的职业教育。但女性的一生只能贡献于家庭, 局限于家庭, 并且, 大多数中产阶级家庭希望将女儿留在家中予以保护与照顾, 因此家庭教育就成为绝大多数中产阶级女性接受教育的最主要途径。

在家庭教育中, 一般是母亲来负责孩子早期的教育。根据《生活与书简中的英国女性》一书 (*English Women in Life and Letters*)<sup>[8]</sup> 的记载, 通常在孩子五岁后开始由母亲教孩子认字, 写字、阅读和规划孩子的教育计划。在《诺桑觉寺》中, 凯瑟琳的母亲的生活被“教育幼小的孩子占据了大部分时间”<sup>[10]</sup>, 其中也包含对凯瑟琳的教育: “母亲花了三个月反复教给她《乞讨者的心愿》…… 法语是母亲教的”(ibid)。并且, 母亲还为她请来了音乐教师。但《生活与书简中的英国女性》指出大部分的母亲对于孩子的教育无法做到严格、系

统, 相反, 溺爱孩子的情况普遍存在。仍以凯瑟琳为例。

“莫兰夫人(凯的母亲)从不强迫她的女儿做她们力所不能及或不喜欢的东西”(ibid), 因此, 凯瑟琳因为“受不了”而放弃了音乐, 又因“时常逃课”而学不好写字、计算、法语, 成为一个学识、能力平平的姑娘。

除母亲之外, 姑、姨母、家中的女性亲戚、或管家也可负责幼小孩子的教育。《曼斯菲尔德庄园》中, 范妮十岁时因家境贫寒, 被寄养在姨母伯伦特夫人家里, 接受教育。而在伯伦特家里, 作为母亲的伯伦特夫人对女儿的教育“不闻不问”<sup>[11]</sup>, 女儿和范妮的教育则由姨母诺里斯太太和家庭女教师李负责。

父亲在家庭教育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诺桑觉寺》中, 凯瑟琳的写字与计算就是有父亲负责。奥斯汀本人在十岁后, 在父亲的指导下, 开始自学, 阅读了大量父亲的藏书。

家庭教育中另一个重要角色就是家庭女教师。根据《英国女性历史介绍: 1700-1850》, 家庭女教师成为 18 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女性教育结构中的重要部分。奥斯汀虽因家境贫困而从未有家庭女教师, 但在她的作品中大多数富有的中产阶级和贵族的女儿们都是由家庭女教师负责她们的教育, 教授她们读写、音乐、绘画、舞蹈等。《傲慢与偏见》中德·包尔夫人认为“没有稳步持续的正规指导教育就不会取得成效, 而只有家庭女教师才能给予这种指导”<sup>[6]</sup>。虽然言过其实, 但也说明家庭女教师在中产阶级女性的教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家庭女教师通常陪伴女孩子到成年。爱玛的家庭女教师泰勒小姐一直教育、陪伴爱玛到二十一岁; 范妮和她两位表姐由家庭女教师李教育到能够进入社交场合; 达西的妹妹还有德·包尔小姐也是有各自的家庭女教师陪伴……。在当时的社会, 拥有家庭教师是财富和身份的象征。因此在《傲慢与偏见》中, 当德·包尔夫人听到伊莉莎白说自己没有家庭教师时, 吃惊地说道: “没有家庭教师! 那怎么可能? …… 我从来没听过这样的事! …… 要是我认识你母亲, 我定会竭尽全力劝她请一位家庭女教师”<sup>[6]</sup>。虽然家庭女教师如此被包尔夫人看重, 但她们的地位却没有那么高。家庭女教师实际上就是有钱人家的仆人, 她们既要教育那些家庭中的孩子, 还要照顾这些孩子的起居、饮食、日常生活。在《爱玛》中, 决心当家庭女教师的简·费尔法克斯小姐将家庭女教师与被贩卖的奴隶相比较, 并说道: “至于哪一种业务的受害者更感到痛苦, 我说不上”<sup>[9]</sup>。因此家庭女教师虽然是中产阶级女性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社会地位低下, 很多女性在嫁人无望, 又

无家人可依靠时,才会无奈选择去当家庭女教师。正因为家庭女教师的地位低下,她们的教育活动中也存在溺爱的成分。以爱玛为例,泰勒小姐对她“太爱了,绝对不会挑她的毛病”<sup>[9]</sup>,放任爱玛列了详细的书单后却一本也未读完,连奈特利先生也认为她“没有向爱玛提供足够的教育”<sup>[9]</sup>。

家中没有家庭女教师,父母在某些才艺方面又无能为力时,会聘请专门的教师(master)或将孩子送到教师那里学习,作为家庭教育的补充。在《诺桑觉寺》中,凯瑟琳的母亲想让她学习音乐,于是专门为她聘请了一位音乐教师到家里教授凯瑟琳;奥斯汀本人在7岁时与姐姐卡桑德拉被送到在牛津任教,“治学严谨、不讲情面”<sup>[12]</sup>的考利夫人那里去学习,但因奥斯汀姐妹患斑疹伤寒而被送回家中。

与家庭教育并存的18世纪中产阶级女性教育的另一种重要的途径是寄宿学校。很多中产阶级的女性既在家里接受教育,也上寄宿学校,这部分女性的家长通常将家庭教育作为女孩子教育的开始,将寄宿学校的教育作为结束。当时的寄宿学校主要有慈善学校(charity school)、乡村学校(village school)和一些小型商业学校(最早出现在17世纪),大部分学校由私人经营,或者是上了年纪的女士,或是牧师的穷亲戚,再或者是富人家的仆人。除了那些送女儿去学校的家长,无人监管这些学校。但是大部分家长“太懒,太不关心”<sup>[8]</sup>,也无视寄宿学校的质量,因此18世纪的英国寄宿女校良莠不齐,混乱无序。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的寄宿学校条件差,经营时间短。据《英国女性历史介绍:1700-1850》一书记载,很多女孩子在寄宿学校期间健康受到威胁,甚至有人因为学校条件恶劣而丧命;或者因为学校的倒闭而不得不频繁转学。尽管寄宿学校条件差,质量无人监管,学校的收费却很贵。一些较好的学校每年的学费高达200磅。奥斯汀9岁时与姐姐一同进入修道院学校(Abbey School)学习,在学校只呆了18个月,因父亲无力负担学费而辍学回家。

在奥斯汀的小说中,大部分女主人公接受的是家庭教育,但也有一部分女主人公在寄宿学校接受教育。《劝导》中,安妮在14岁母亲去世后进入寄宿学校学习;《傲慢与偏见》中,宾利姐妹都在“一流的私立学院受过教育”<sup>[6]</sup>;《爱玛》中,哈丽特是戈达德太太寄宿学校的寄宿生。

尽管寄宿学校收费昂贵,但它的目的与家庭教育一样,是为女子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积累资本,只传授一些肤浅的知识,加之无人监管,因此寄宿学校的教育

质量是“不合格的”<sup>[8]</sup>(incompetent)。据《生活与书简中的英国女性》记载,大多数寄宿学校教师素质低下,教授一些“无用的知识”<sup>[8]</sup>。对于这一点,奥斯汀在《爱玛》中,她以其特有的反讽,借戈达德太太的寄宿学校进行了一针见血的揭露和批评:

戈达德太太是一个学校的女校长——那不是一所女子学校,不是一个专门学校,也不是任何专业性的学府,不是那种讲长句雅言说连篇废话的地方,也不根据新教育体系和新道德准则将广泛的知识与优雅的道德规范生硬结合——在那种地方,年轻的女士们交付巨额费用,却往往被榨去了健康,留下无用的知识,因而根本没有毕业回家成了学究的危险<sup>[9]</sup>。

“巨额费用”、“榨去健康”、“留下无用的知识”真实而准确地揭露了当时寄宿学校存在的普遍问题。即使这样,家长们为了让女儿在婚姻市场上具有竞争力,还是愿意付钱送女儿去寄宿学校。

综上所述,18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女性接受教育的方式以家庭为主,寄宿学校教育为辅,二者的目的都是为女性在婚姻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成为社会所期待的“好妻子,好母亲”。

### 3 装饰性的教育内容

以婚姻为目的的英国18世纪中产阶级女性的教育内容是什么?在《诺桑觉寺》的第一章,奥斯汀较为全面地呈现了当时女性学习的内容:

她(凯瑟琳)八岁就开始学习音乐了。……她对绘画的兴趣也不比弹琴的兴趣大。……写字和计算是她父亲教的,法语是母亲教的;

……生性并不勇敢的凯瑟琳十四岁时会喜欢板球、棒球、骑马、而不喜欢读书——至少学习类的书;只要是没有任何有用的知识,里面全是故事,不需要思考的书,她从不排斥。

……尽管她不会写十四行诗,但她能够读的进去;尽管她好像不大可能弹奏一首自己作曲的钢琴独奏曲,使一场派对为之疯狂,但她能够倾听别人的演奏而几乎没有倦意。她最大的遗憾在于画笔——她对绘画完全不在行……<sup>[10]</sup>。

从以上的描写可以看出,尽管凯瑟琳学会的不多,但作为18世纪的英国女性,她需要学会读写、计算、法语、音乐、绘画、诗歌、甚至板球、棒球、骑马等体育活动(据《生活与书简中的英国女性》的记载,这些体育活动也是女性教育的一部分内容)。除此之外,在

《曼斯菲尔德庄园》中,通过范妮的两位表姐,奥斯汀向我们展示出当时女性还需要学习地理、历史、甚至天文学:

“亲爱的妈妈,你想想看,表妹(范妮)连欧洲地图都拼不到一起——她说不出来俄国有哪些主要河流——她没听说过小亚细亚——她分不清蜡笔画和水彩画!”

“……我们按照先后次序背诵英国国王的名字,他们登基的日期,以及他们在位期间发生的主要事件,那是多久以前的事情啊!”

“是呀”,另一个姑娘说,“还背诵古罗马皇帝的名字,一直背到塞维鲁。此外,还记了许多异教的神话故事,还会背诵所有的金属名称、半金属名称、行星的名字以及杰出哲学家的名字”<sup>[11]</sup>。

以上基本涵盖了18世纪英国女性所需要学习的内容。无论是在家接受教育还是去寄宿学校学习,女性必须学习这些内容,正如《傲慢与偏见》中的宾利小姐所说的:“一个女人必须精通音乐、歌唱、绘画、舞蹈和多种现代语言,才配称得上多才多艺”<sup>[6]</sup>。在这些才艺中,音乐、歌唱、舞蹈是比较重要的才艺,因为女性在完成家庭教育或寄宿学校的教育后,也就是在十六七岁时进入社交场合,正式步入婚姻市场,争夺如意郎君。而在所有的社交场合,歌唱、舞蹈或演奏乐器是必不可少的,也是结识、吸引未来夫婿的重要手段。所以在奥斯汀的六部小说中,所有的女主人公都是舞姿优美,至少能唱一两首歌曲,或会弹钢琴,或会弹竖琴。《生活与书简中的英国女性》一书中也写到:“当一位年青的女士完成学习后,她应该会装腔作势地弹钢琴,跳小步曲舞或者华尔兹,还可能唱一两首在英国流行的意大利歌剧的插曲”<sup>[8]</sup>。这一切的技艺只是为“寻找一位丈夫(husbandhunting)”。正如前文所述,这些技艺在女性嫁人后就大多被抛之脑后。

至于绘画、诗歌、历史、地理、天文学,对于女性来说只是“进行礼貌的谈话”<sup>[7]</sup>或说“长句雅言”<sup>[8]</sup>的工具而已,只需要像范妮的表姐那样肤浅地死记硬背些常识即可。

除以上学习内容外,还有另一项技艺对于女性寻找丈夫非常重要。这项技艺在奥斯汀的小说中并未刻意提及但处处可见——针线活。当时的女性“如果不会针线活就像男性不会剑术一样丢脸”<sup>[8]</sup>。在家接受教育的女性通常由母亲、姑(姨)母、女仆教授针线活。而寄宿学校也会以优秀的针线活做广告,吸引更多的

生源。奥斯汀小说中几乎所有的女主人公都会做针线活,并且在没有舞会,没有宴会的时候,大多是在做针线活:范妮几乎每晚都在剪裁花布、刺绣;伊莉莎白晚间无事时也做着针线活;就连不太多才多艺的凯瑟琳也为弟弟做领结。《傲慢与偏见》中,宾利感叹他所认识的年青小姐都会“装饰台布,制作屏风,编织钱袋”<sup>[6]</sup>。穷人家的女性学习针线活是为了养家糊口,而中产阶级女性则只是为了多一门婚姻市场上竞争的技艺,她们做的针线活通常是“无用的”<sup>[8]</sup>。《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伯伦特太太就是典型的例子,她整天“做些冗长的针线活,既没用处也不漂亮”<sup>[11]</sup>。由此可见,针线活对于中产阶级女性,就像她们做的东西一样,更多的是一种装饰品。

具备多才多艺之外,女性还要举止优雅,这也是奥斯汀小说中形容女主人公常用的词汇。因此举止(deportment)也是当时女性学习的重要内容。家庭教育中主要由母亲或家庭教师负责,而寄宿学校则会由专人教授举止。当一位女性姿容秀美,举止优雅,多才多艺,就会成为完美的待嫁之人,必定会为家庭“赢得体面的姻亲”<sup>[11]</sup>。

在女性智力低下的社会认知下,18世纪中产阶级男性并不喜欢真正有文化、有学识的女性。在他们看来真才实学的女性没有魅力,不会成为好妻子、好母亲。这极大地影响了家庭和寄宿学校所持有的女性教育观。父母或寄宿学校教育女性以男性为中心,以他们的喜好为目标,学习的一切吸引男性的技艺,展示给男性看,因此,女性所学的一切就像是肤浅的装饰品,只要好看,不需要讲究质地,正如《英国女性历史介绍:1700-1850》中所指出的“成为婚姻的装饰品”<sup>[7]</sup>。

#### 4 结语

综上所述,厚描奥斯汀的作品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8世纪的英国中产阶级女性的教育是以婚姻为最终目的,旨在满足社会对好妻子,好母亲的需求。这种教育并不是让女性获得真才实学,她们所学的一切像她们的服饰、头饰一样都只是装饰品,供她们在婚姻市场上展示,吸引恰当的结婚对象。她们的教育并不是为了女性终身的发展,只是为了婚前的竞争,一切所学在婚姻的目的达到之后就不再重要,不再有用,于是被束之高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奥斯汀小说中的母亲们几乎都是愚不可及,都不够称职的原因——婚前学的知识本就肤浅、无用,婚后又被抛之脑后。这就是18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女性教育的实质正如汉娜·莫尔所言:“为社会而非为女性自己,为展现而非为实用,为一时

而非为永久”<sup>[4]</sup>。

### 参考文献

- [1] 贺未楠. 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思想研究[D]. 山西: 山西师范大学, 2022.
- [2] 陈怀凯. 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的“触摸真实[J]. 国外文学, 2020 (02) : 1-8.
- [3] Gallagher, C & Greenblatt, S. Practicing New Historicism [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 [4] More, H. The Works of Hannah More, Including Several Pieces Never Before Published[M] London: British Library, Historical Print Editions, 2011.
- [5] 牛文馨. 女性视角下 16-18 世纪英国两性关系的变革[D], 南充: 西华师范大学, 2018.
- [6] 简·奥斯汀. 《傲慢与偏见》[M], 孙致礼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8.
- [7] Baker, Hannah & Chalus, Elaine. ed. Women's History: Britain, 1700-1850: an Introduction[M]. Abingdon: Routledge, 2005.
- [8] Philips, M. & Tomkinson. W.S. English Women in Life & Letters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7.
- [9] 简·奥斯汀. 《爱玛》[M], 贾文浩, 贾文渊译,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1.
- [10] 简·奥斯汀. 《诺桑觉寺》[M], 金绍禹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1.
- [11] 简·奥斯汀. 《曼斯菲尔德庄园》[M]孙致礼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 [12] Tomalin, C. Jane Austen [M]. London: Gardners Books, 2000.

**版权声明:** ©2024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 (OAJRC) 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